



蝴蝶与坦克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美] 海明威 著

高洁 译

014034664

I712.45
2038

蝴蝶与坦克

——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美] 海明威 著

高洁 译



北航

C1714927

I712.45
2038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蝴蝶与坦克——海明威短篇小说选/[美]海明威著;高洁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
ISBN 978-7-309-10133-1

I. 蝴… II. ①海…②高… III. 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3111 号

蝴蝶与坦克——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美]海明威 著 高 洁 译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05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33-1/I·805
定价:28.00 元

如有



北航

C1714927

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他极目所见，那像整个世界一样宽广无垠，
在阳光中雄浑矗立，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
正是乞力马扎罗山的方形山巅。
于是他明白，那儿正是他要去的地方。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

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第一辑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等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于2011年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此次推出第二辑，精选了海明威、霍桑、狄更斯、毕尔斯、都德五位名家的短篇作品。之后，还有可能推出第三辑。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 001 非洲故事
- 021 爱情短章
- 024 雨中的猫
- 030 白象似的群山
- 039 杀手
- 056 乞力马扎罗的雪
- 098 印第安营地
- 105 蝴蝶与坦克
- 120 军人之家
- 133 一天的等待
- 139 弗兰西斯·麦康伯的短暂幸福生活
- 194 人在他乡
- 203 好狮子
- 209 忠贞的公牛

非洲故事

他一边等着月亮升起，一边抚摩着奇布让它安静下来，感觉到掌心里的狗毛都竖起来了。他们凝视着，倾听着。月亮爬上来，给他们镶上影子。他搂住了狗脖子，感到狗浑身都在打颤。夜的声响都消失了。他们也听不到大象的声音了。直到狗转过头来紧紧依偎到大卫身上，大卫才又看到它。而后，大象的影子笼罩了他们，又超过了他们继续向前，悄无声息。在山坡上吹来的轻风里他们嗅到了象的气味。那味道浓烈，苍老中又夹杂着酸气。等大象走了过去，大卫才看到它左边的象牙，它长得几乎挨着地了。他们等了一会，但是再也没有别的象过来。

于是大卫带着狗在月光中奔跑起来。狗紧紧地追在他身后，只要大卫一停下来，那狗鼻子就抵在他的膝盖窝里。

大卫决心要把这公象看个清楚。在森林的边上他们又追上了它。大象正往山里去，迎着持续的晚风徐徐前行。大卫凑得很近，近得让大象的身躯又一次挡住了他们身上的月光，近得足以嗅到象身上酸腐老迈的气息。可是右边的象牙还是看不见。他不敢带着狗靠近，于是顺着风把狗带到一棵树底下，把它按在地上，希望它能明白，别再跟着他了。他以为狗会趴在原地不动，它也确实没动。可是当大卫再度步步趋近那庞然大物时，他又感到了膝盖窝后湿润的狗鼻子。

他俩一直跟着这头象，来到一片林中空地上。大象停在那里，扇着它巨大的耳朵。它大部分身躯都沉在树影中，但是头应该是露在月光里的。于是大卫先挪到象的后方，用手捂住狗的嘴巴，然后屏住呼吸，迎着晚风侧身轻轻地挪到象的右边。风扑在一侧的脸上，他侧过脸来，几乎是不留一丝空隙地紧贴着庞大的象身往前面绕着走，直到他看到了象的头部以及徐徐扇动的大耳。右边的象牙有大卫的大腿那么粗，向下弯成弧形，几乎贴到地面。

他和奇布回程的路上，风撩着他的脖子。他们沿着原路走出了森林，走进了狩猎区空旷的乡野。现在狗跑

在了前头，跑到两只矛的旁边站住了，刚才大卫追踪大象时把矛丢在路边。他提起长矛上的皮索皮套，往肩上一甩就扛住了，再把从不离身的那只最好用的矛拿在手上，和奇布一起沿着小路回庄上。皓月当空，他心里犯起了嘀咕，不明白为什么庄地上的鼓声还没响起。如果父亲在那里却没有鼓声的话就有点蹊跷了。

大卫感到困倦，是从他们再次追踪象迹的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他比两个大人精神头都足，连体力也更好，还有点嫌弃他们慢吞吞的。父亲定的整点歇息的规矩在他看来也很多余。他想着要是他一个人走，肯定比朱玛和父亲还快些。但是当他感觉吃力的时候他们还是面不改色。到中午他们也只是照例休息了五分钟。他看出朱玛反倒是加快了速度。说不定他并没有加速，而只是看起来更快了。不过现在沿途的大象粪便新鲜多了，虽然摸起来还不是热的。最后一次碰到粪便时，朱玛把枪交给他扛，但一个钟头后，朱玛看了看他的脸色，又把枪收回去自己背了。他们本来一直在上山，但现在象迹却通到下面去了。透过树木间的缝隙他看见前边都是起伏不平的山地。父亲对他说：“大卫，从这里开始可就难走了。”

直到这时，他才觉悟到自己在把他们领上路之后就
应该马上回庄地上去的。朱玛早就明白这一点，他父亲
才刚刚意识到，但为时已晚。他又犯了一个错误。现在
没有别的办法，也只能赌上一把了。

大卫低头端详着那又大又圆的大象脚印，看到了给
踏平了的凤尾蕨以及被踩断后风干了的杂草。朱玛把它
捡起来对着阳光看，又把它递给大卫的父亲。父亲捏住
它在手里转了一圈。大卫注意到一路上被撞蔫的白花已
经快死了，可是日头底下它们还没干枯，花瓣也没散落。

“这回要遭罪了，”他父亲说，“我们接着赶路。”

一直到下午他们还在崎岖的山野里追踪着。大卫已
经瞌睡很久了。他看着两个大人，明白了睡眠才是自己真
正的敌人。他跟随他们的步子，努力不被瞌睡降服，尽管
脑子已经昏昏沉沉了。那两个人每小时轮流探路带路，走
在后面的那个不时回头看他们有没有跟上。天黑之后他们
在林子里找了片干地宿营，他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时
看到朱玛拿着他的鹿皮鞋，用手摸着光脚上有没有水泡。
他父亲把衣服盖在他身上，拿着一片冷的熟肉和两块饼干
坐在他旁边，看他醒了把装了冷茶的水壶递给他。

“大象也要找食吃，大卫，”他父亲说，“你的脚挺好，
跟朱玛的一样结实。把这个慢慢吃下去，喝点茶再接着

睡。我们没问题的。”

“对不起我这么贪睡。”

“昨晚你和奇布打猎跑了一整宿，不困才怪呢。要是想吃你再多吃点肉吧。”

“我不饿。”

“很好，我们的食物够三天用的。明天再打点水。这山上的山泉可多了。”

“大象去哪了？”

“朱玛说他知道。”

“不会搞砸了吧？”

“砸不了，大卫。”

“我再睡一会，”大卫说，“我不用盖你的衣服。”

“我和朱玛能对付，”父亲说，“你知道我睡觉时不怕冷的。”

父亲还没来得及说晚安大卫又呼呼睡去。中间他醒来一次，醒来时月光正打在脸上。他想起那头象站在森林中的样子：巨大的耳朵扇个不停，象牙太重而不得不低垂着脑袋。大卫以为他在夜里想起大象时所感受到的空虚缘于醒来时的饥饿，其实并不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才明白过来。

第二天更难挨了。离中午还早着呢，他就快垮了。

这下他认识到男孩与男人在体力上的差别靠睡觉是弥补不了的。头三个钟头他精神饱满，还想管朱玛把那支点二零三口径的长枪要来扛着，但是朱玛摇摇头没答应，连个笑容都没给他。他可一直是大卫最好的朋友啊，就是他教会了大卫打猎。昨天他还要我拿，大卫心想，我今天比昨天还精神呢。一开始他的确劲头很足，但是十点钟还没到他就明白了，接下来的这一天不仅跟昨天一样够他受的，甚至更难挨。

他真的很傻，竟然会以为自己能像父亲一样追踪猎物。这就跟以为自己能跟父亲打架一样。他也知道这原因不在于他们是大人，还因为他们是职业猎人。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朱玛连个笑容都那么吝啬。他们对大象的一举一动都了然于心，对着某些踪迹不用开口对方就心领神会。遇到行迹难辨时，他父亲总会听从朱玛的判断。他们停下来从一个溪流取水时父亲说：“只要够今天喝就行，大卫。”后来，他们走完了崎岖的山路准备顺坡向森林攀越，然而大象的足迹向右接上了一条年代久远的象道。他看见父亲和朱玛在商量着。当他赶上他们时，朱玛正回望来时的路。他审视着干巴巴的山野上一连串遥远孤立的山冈，似乎正以天边的三座遥远的青山峰顶为标识测定这一带的方位。

“朱玛现在已经完全有数了，”他父亲解释说，“他一开始以为心里有底，结果大象往下一拐我们就跟着误打误撞到这块来了。”他回望他们费了整整一天跋涉过的山野。“现在的路就好走了，但是还是要爬坡。”

他们爬坡一直爬到天黑，然后就地宿营。太阳落山前一小群鹧鸪从小路上经过，大卫用弹弓打了两只。这群鹧鸪走得整齐从容，憨态可掬。它们来到古老的象道上洗沙浴。小石子击中其中一只的背部，它扑棱着翅膀四处乱蹦。另一只跑来啄它。大卫又裹上一块石子，一拉弹弓，正中了另一只的肋部。他冲过去捡猎物的时候其他的鹧鸪都呼呼飞跑了。朱玛回头看着，终于露出了笑容。大卫拎起两只暖呼呼憨实、光滑水亮的鹧鸪，用猎刀的把手把它们的脑袋敲碎。

晚上露营的时候父亲说：“我从来没看过长这么壮的鹧鸪。你两发全中，真是好样的。”

朱玛用棍子串了两只鹧鸪放在木炭烧出的小火上烤。大卫和父亲躺着看朱玛做饭。父亲还在长颈瓶的两用瓶盖里倒了点威士忌，加了点水喝。后来朱玛把胸脯肉连鹧鸪心一人一份给了他们，自己吃两份头颈背脊再加鹧鸪腿。

“你这下立了大功，大卫，”父亲说，“这一来我们的口

粮就宽裕多了。”

“我们离大象还有多远？”大卫问。

“已经很近了，”父亲说，“这要看它在月亮上来后还走不走路。今天晚上月亮已经晚了一个钟头，比你发现它那天又晚了两个钟头。”

“朱玛怎么知道它往哪边走？”

“朱玛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打伤过它，而且还打死了它的‘阿斯卡里’^①。”

“什么时候？”

“说是五年前，他是这么说的。不过可能还要更早，那时你还是个‘托托’^②。”

“在那之后大象就一直自己一个人吗？”

“朱玛是这么说的，那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它，只是从别人那里听说过。”

“他说的这头象有多大？”

“快到两百吨，比我见过的任何动物都大。据说它是所有象里第二大的。第一大的那头也出自这里。”

① 即斯瓦里语中的“部下”，成年的公象从以前的象群中脱离出来的时候会组建以“单身青年”为核心并常伴有少量更年幼的公象的新群体，这些更年幼的公象就被称为阿斯卡里(askari)。——译者注

② 即斯瓦里语中的“小娃娃”。——译者注

“我还是睡吧，”大卫说，“希望明天能表现得好一点。”

“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了，”父亲说，“我非常为你骄傲，朱玛也是。”

晚上他一觉醒来月亮早已升起。他心里很清楚，他捉鸟时的干练他们是欣赏的，可除那之外他们并没有为他骄傲。他在夜里发现了一头野象并一路跟踪，确认它有两支象牙后回来通报大人并给他们带路。到此为止的部分他知道他们是以他为荣的。但是后来打从这种艰苦的追踪一开始，他就算是个废物了，而且可能坏了他们的事。这就如同他前晚跟踪大象时奇布也是个累赘一样。他知道他们肯定非常懊恼没有一早打发他回去。那两支象牙都得有两百磅重。自从象牙长得奇大无比之后这头象就一直是众矢之的，如今他们三人也要为了象牙而捕杀它。

大卫相信这回他们一定能杀掉它。因为自己终于勉强挨过了这一天，虽然到中午时他已经快垮了，但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就是由于他跟上了阵，他们才为他感到骄傲吧。可是在这追猎的过程中他根本没有作出一点贡献。没有他，他们反而更轻松。一天中有很多时候他后悔自己不该把见到大象的事说出来，到了下午他又想着还不如从来没见过那头大象呢。当他在月夜里醒来时，他心里清楚这些想法都不是真的。

第二天早上他们循着大象的足迹走上了森林里的一条小路，这是一条古老的象道，已被踏成林中一条坚实的路。看起来好似打从山上岩浆冷却、树木初生和茂密起来时大象们就在这条路上行走了。

朱玛现在很有把握，他们走得很快。父亲和朱玛都充满信心，而这条路又这么好走，所以从光线迷离的森林里往外走时朱玛又把那支点二零三交给他拿着了。不久路断了，但与此同时出现了好几堆冒着热气的新鲜粪便，还有象群又圆又扁的足印。这群象从小路左侧的密林中过来继而踏上这条象道，弄得他们失去了跟踪的方向。朱玛一脸怒气地又从小卫那里拿回了那支点二零三，等到他们赶上象群并凑近它们时已经是下午了。透过林木的间隙他们看到这些灰色的大块头扇着大耳朵，四处探询的鼻子卷起又伸直，听见树倒枝断的声音，还有大象的肚子隆隆作响以及粪便坠地时的砰砰声。

最终他们找到了那头老公象的踪迹，它的足迹转到了一条更小的象道上。朱玛望着大卫的父亲咧开嘴笑，露出一口黄牙，大卫的父亲点点头。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分享一个邪恶的秘密，就像那晚在农场第一次得知象迹时那样。

过不了多久，秘密就揭开了。它在森林的右面，足迹很